

舞陽縣志目錄

卷一

聖製

卷二

疆域志

沿革
景物

星野
古蹟

縣界
市鎮

各保

村莊

山川

溝渠

卷三

建置志

城池
橋梁

公署
郵政

廟壇祠寺

學校

兵防

坊表

卷四

賦役志

田賦
加價

戶口
倉儲

起解
驛站

存支

鹽課

雜稅

河工

卷五

典禮志

朝賀

秩祀

迎春

日月食

朔望

賓興

卷六

風土志

風俗

厚風俗告示附

物產

卷七

職官志

封建
城守

知縣

教諭

訓導

縣丞

主簿

典史

卷八

選舉志

徵辟

進士

舉人

副榜

拔貢

歲貢

例貢

卷九

職監

雜職

武舉

武職

人物志
鄉賢
忠義
孝友
節孝列傳
耆壽

卷十

藝文志

卷十一

災祥志

卷十二

誌餘

舞陽縣志卷之十

藝文志

知縣王德瑛纂修

漢書之例藝文專載書目不以詩古文章矜富麗也舞陽古豈

5 紙著述之傳祇以災於兵火為志無藏故經附碑証傳文詩章

30 藝文

樊侯陵祠碑記

邑令張穎

樊噲沛人漢功臣也高祖封為舞陽侯樊村有墓去今縣治四十
里漢至今二千有餘歲嘉靖乙未墓為居民郭詢所掘取其藏器
民趙悅揭於庭訟成請於分守太參陸允擬命穎封其墓八月乃

開伊地封之內申復有民訟於庭曰樊侯祠遺址有古井湮沒柴
謙沒之得黃金數十穎按之有斷碑古篆而黃金爲証事聞於分
巡兵憲章命穎修其祠十月乃循其遺址祠之於歲公之生也男
足以挫項羽於鴻門而立三百年之業公之沒也義足以感君子
而舉廢墜於千百世之下曷獨弗能感舞陽之民不掘其塚不奪
其祠而必有待於二公哉穎嘗讀歐陽公集知公有遺像祠於鄭
鄭人有入侯之廟刻侯之心腹者大風雨雹近鄭之田咸傷民畏
曰侯之怒鄭也歐陽子曰侯能興雨雹曷不加於剝腹之民而乃
移罪於無罪之民乎是故塚就侯遺骸非土木像侯曷弗克爾

掘塚之家而獨顯於鄭哉宜乎歐陽子有以贈之也於戲漢高功
臣多不得死侯因高祖疾亟又以呂后之故畏而不殺卒矣千百
世之下塚猶不保爲民所掘而散其遺骸無乃當時厄運死猶有
難免與於戲侯之勇氣隨時消滅民無可畏矣大風雨雷適然耳
其不可消滅者侯之正氣也二公啓侯於千百世之下亦惟以正
爲耳是故君子守義而貴正

清查樊侯墓道舊地敘

邑令丁永琪

樊侯名噲沛人也從漢高起兵入關中定三秦功埒麟閣凡所表
見固不虛最烈者鴻門拔劍排闥救主俾亞夫計不得行忠勇豈

在壽亭下嗣因勲戚封侯食采舞陽保首領以卒塋城北樊村卽
今郭莊是封碑隆塚漢家烹醢臣食報不逮遠甚天固佑之人顧
輕之侯何知哉辟如厚地芸芸萬輩賴坤母食毛以生而日掘其
隧穿其穴地安與較惟侯亦然而萬古重忠烈者必衛之亟亟查
前明嘉靖乙未居民郭詢掘侯墓張令穎按治之封馬鬣以妥侯
并建祠城北隅以祀侯忠烈感人已至此尋嘉靖乙巳南陽大參
劉公漳按臨樊村禮謁畢復新堂廊各三楹飾以朱堊更不朽出
河厯三百餘年荒臺風雨蕩然一空我

朝雍正七年劉令蒨植任舞景侯忠尋故址詣瓦礫立界石杜侵

陵未既厥心遷秩去今幾時耳墓道兩壁剝削將盡攷班固銘陞
機贊前後張劉修祠堂兩記其述本末爾志非不煌煌今據文查
核不過僅存韓陵片石冷冷佳城悉爲牧豎樵夫野螢燐火所棲
官斯土者得不憶松楸而潸然增歎予清釐縣志命吏李錦暨居
民公查復同王生夢弼親勘墓之前後左右地各若干丈卽於荒
草中尋墓故跡雖年久被侵難分畛域但爲漢功臣復此抔土則
其塚牘其園蔭以牆垣蔭以松栢毋俾居民侵且褻一零落中快
事也侯卽魂歸箕尾而此次清理故址保全陵園固守土責哉殆
侯之靈有以啓之與再敘本末以備考核謹附于左

墓地東西十九弓零三尺南北三十二弓墓前神道長二十三
弓南至官路寬一丈三尺合郭姓新退東西侵地七尺共計三
丈墓西華家店祠堂地通計八畝併載

漢司空淵德公韓稜墓界記

邑令劉勗植

西夫人君子蹈道履行卓犖一世之際不必其身去而名存不以
其遺形蛻骨與金石爭久使天下後世之人愛之惜之有這龍上
而天下後世之人登坵瓏而生敬視廟貌而思存淵淵然目不容
己者尙德會賢之義自世耿固也今之君子又何收廢中浪政之
韓淵德公諱稜安侯帥以有人也少以孝女行能著開軍世黯宗

皇帝時辟爲郡功曹太守葛興器其沉潛好謀悉以那事分之候
達無所遺後爲郡令郡人思其德化生祠之五遷而爲尚書吏到
壽陳寵皆以才能節槩見稱章帝異之賜其劍曰龍淵龍淵者仿
其沉潛好謀也和帝時將軍竇憲擅震主之威百僚莫敢可否卒
以睚眦陰刺都鄉侯暢公首發之繼而出領南陽治稱嚴平爲天
下最以太僕詔還進司空位列鼎席精采錚然有古大人君子之
風尋以老疾薨諡淵德公子孫顯著復數世生昌黎公愈居修武
今支裔仍居邑西卸甲店西南之荆山公之藏魄卽在焉世遠年
湮樂烟衰草橫其間樵兒牧豎吟嘯蹢躅其旁愚夫或割其草瑞

而廣其田疇邑鄉進士張士振高爾守等惻然念公之前未餘
而不可泯沒爲之愛之惜之守之護之益家土明封界且請予爲
記以示來者嗚呼景公有周之盛諸侯也登牛山而增泣田文世
古國卿戚雍門之說而涕泗霑襟恐天下後世之不我知而并其
遺骸委骨終歸於朽壤交衢則奈何今淵德公之出龍千六百餘
歲初未嘗求知於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人猶愛之惜之
守之護之是知在此不在彼也明矣余慕公之蹈道履行而嘉玉
振等之尙德尊賢因次其慨壽之貞淑若公之蹈行風節詳具傳
東與邑乘者茲不備具謹識其大畧以爲之紀要云

遼魯花赤朵兒別台惠政碑

元

王明嗣

翰林院
修撰人

甚矣民心之易感也察罕塔搭兒族有字仲明者曰朵兒別台監
南陽之舞邑代去已三國歲民不能忘謀立石以永其思者舊蘇
汝霖成勳士趙彭德因今縣尹盧君世謙卽吾廬而祈文者數月
於茲矣辭益固意益堅旣又懇請於我家嚴君裕州公者不知其
幾晨夕相與圖度必獲所以而後慊焉於其心何其感之深而愛
之至邪聞詢其政跡之實信有不可沒者至正五年饑朝廷遣使
賑之舞陽饑民四集庫廩告罄無以給之來使坐廳事茫若無措
移文發達上告河南行省省一切拒絕數日物故甚夥監毅然請

行至則叩額泣訴曰裕州凡三縣葉及方城皆已蒙惠獨余做邑
主者特以簿書有無爲辭而不虞民命今餓殍塞路殆不忍正目
視之監之內可食不足以充千萬人之腹惟大人其憐之辭氣懇
切涕泗橫流聽者爲之感動得鈔五千錠以歸民賴全活至元間
遷西北降口數百帳於葉密邇縣界或往往爲盜椎埋剽剽積數
十年捕吏至則持兵彊弩爲黨以拒捕吏莫敢入遠近咸被其毒
適有告者監曰是何敢爾即手弓馳馬率數騎直抵其所盜報數
千草皆引滿以待其勢甚桀驁無狀失及監馬監怒兩袒其袂徐
取矢疊三發殪盜渠三人餘眾不敢亂盡縛之火其廬蕩其窟穴

四境帖然遂平有盜以怨誣逮縣民其縣監實來奮氣欲械囚去
將必置之死監曰吾民也不可妄得我當躬訊之乃引臂以詰囚
囚卽首情片言之閒得不破產者數家皆土著善良微監幾不免
冤陷道經章華臺下偶詢田夫擒大慙士有七人輩類三人逸去
度不能逃翼日自歸爲惡者誣其威潛遁去盜遂屏息或造贗券
踞鄰田六十餘年監察其姦以田俾主民以故不敢妄訟宗王道
經保安置縣主供饋其下恃勢百種邀索監與盧尹規措有方接
遇以禮民不覺煩而事以辦給較之昔所省無慮十七八凡此類
咸有徵驗耿耿衆目噫可尙哉夫愛民莫急於救荒魏闕宣示臣

工惟此爲盡心監能承聖天子好生之德拯民於交死俾恩澤滲漉下被焚發此其爲德可謂淪膚洽髓者季孫行父去一克自謂有舜功二十之一監以一怒視羣醜之魄於夢連積年宿蠹一旦剗刮無遺監之德於民也爲何如况良法善政於三載之間者又不獨如前所陳而已至如蝗死於祝天禾不爲災其精誠之至而非偶然然則民之感念不忘也有以哉蓋吾鄉風土厚重民性淳質承平日久士勤其學民安其業易化也爲治者第因而順之可坐以無事監以誠心撫柔惺惺慈祥祇慎欽翼功成而民樂旣去而民思小大之心翕然而同歸之也觀其勇於赴義而無顧慮之

思切於好善而無矯借之意自其宿衛宸廷從事省闕已嘗以忠
勤見稱試政茲邑其效又如此惟其處心之誠故君子之所尚也
予故爲之記俾垂不朽貴傳信也碑旣立爲善者其勸爾麻致遠
作尉是邑乃其目擊屢嘗謁予請因得其詳云

達魯花赤伯顏察爾去思碑

元

馮餘學

西河人
教諭

粵自封建廢郡縣分斯民之命懸於監牧之守其來尙矣縣令之
在郡其與民尤親得其人則民樂業失其人則民罹殃考諸載紀
灼可見矣聖朝累詔重牧民之選良有以也至元六年二月內公
以朝署來監是邑貌偉心正言文而氣和公敏而寡欲事簡而刑